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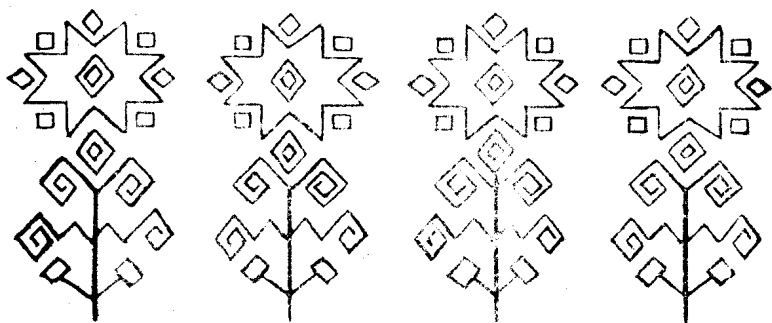
# 嫩姜集

蔣元明



# 嫩姜集

蒋元明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嫩 姜 集

蒋 元 明

\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路七号)  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: 787×960 1/32 印张: 9.75 字数: 131 千字  
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太原第1次印刷  
印数: 1—8,500册

\*

书号: 10088·783 定价: 0.70 元

# 嫩姜集

## 目 录

《嫩姜集》读后（代序）…… 李何林

### 第一辑

勿让爱情之火烧焦了心……（7）

心中的花儿最美……（10）

不能脚踩两只船……（14）

两位天文学家的婚姻

选择……（17）

从歌德的多次失恋谈起……（21）

爱，是理解的别名……（26）

银河两岸有知音……（30）

从阿Q画圆圈想到的……（34）

# 嫩姜集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绣花·拿破仑·摘句·····       | (37) |
| 有志不在文凭·····          | (40) |
| 莫学屈子沉江死·····         | (44) |
| 由范熊熊之死想到的·····       | (47) |
| 生存·温饱·发展·····        | (50) |
| 朋友，这本书真是你的<br>吗····· | (53) |
| 积累与成才·····           | (57) |
| 雷锋与人才·····           | (60) |
| 偶然的数字·····           | (63) |
| 麦克眼镜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66) |
| 学会比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69) |
| 从“看破”谈起·····         | (72) |
| “跨过那站着的前人”<br>·····  | (75) |
| 被“看透”的那一边·····       | (78) |
| 十字架的后边·····          | (82) |
| 可贵的“相信你”·····        | (85) |
| 姜，嫩的也辣·····          | (89) |

## 第二辑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从康有为说到钱起····· | (92)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
# 嫩姜集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被告席一瞥·····     | (95)  |
| 一江春水向东流·····   | (98)  |
| 从包公说到“王公”····· | (101) |
| 权力和苍蝇·····     | (105) |
| 刀枪不入的“盾牌”····· | (108) |
| 透过小卧车的窗帘·····  | (112) |
| 打虎漫谈·····      | (115) |
| 对联的联想·····     | (118) |
| 漫画的讽刺·····     | (121) |
| 莫为尊者讳·····     | (124) |
| 何以“邪门”·····    | (127) |
| 小议“维持”·····    | (130) |
| 棺材之类·····      | (133) |
| “无限上天”的联想····· | (136) |
| 析现代智叟的高论·····  | (139) |
| 不要歧视自家人·····   | (143) |
| 和为贵·····       | (146) |
| 唐太宗批舅子·····    | (149) |
| 史贵直书·····      | (152) |
| 鉴真东渡与玄奘西行····· | (155) |
| 想起了贾母评书·····   | (158) |
| 胃口的区别·····     | (161) |

# 嫩姜集

## 目 录

### 第三辑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人人都要修养·····       | (164) |
| “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”····· | (168) |
| 彭湃的宣言·····        | (171) |
| “大树将军”的胸怀·····    | (174) |
| 光照人间·····         | (177) |
| 不是党员的党性·····      | (180) |
| 白杨的风格·····        | (184) |
| 瞻仰之余·····         | (187) |
| 光明在前·····         | (190) |
| 且将热汗代冷风·····      | (193) |
| 鸡年杀鸡·····         | (197) |
| 旅客代表·····         | (199) |
| 球究竟输在谁手·····      | (203) |
| 小球·大球·地球·····     | (206) |
| 赞“最佳精神”·····      | (209) |
| 为了祖国·····         | (212) |
| 学习鲁迅，永远进击·····    | (215) |
| 鲁迅的胸怀·····        | (218) |
| 从龙潭湖到护城河·····     | (221) |

# 嫩姜集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冯大兴堕落的教训····· | (224) |
| 打破框框小议·····   | (227) |
| 无题有感·····     | (230) |

### 第四辑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影坛趣闻随感录·····     | (233) |
| 写在《少林寺》上映之前····· | (236) |
| 走出罗汉堂·····       | (239) |
| 这个头该不该带·····     | (242) |
| 勇当拉拉队·····       | (245) |
| 祖庙的遐思·····       | (249) |
| 抵制“南窗风”·····     | (251) |
| 如此新潮流·····       | (254) |
| 上了谁的当·····       | (257) |
| “九九艳阳天”的后边·····  | (260) |
| 不单是孩子的事·····     | (263) |
| 莫学警幻仙子·····      | (266) |
| 博览与禁区·····       | (270) |
| 最后一张“王牌”·····    | (274) |
| 奇特的通缉令·····      | (277) |
| 强者的“诬告”·····     | (280) |
| 最高的奖赏·····       | (284) |

# 嫩姜集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新年展望.....            | (287) |
| 学会说话.....            | (291) |
| 修鞋匠的精神.....          | (295) |
| 怪影呼唤器与忠诚探测<br>器..... | (296) |
| 给青年多一些文艺园地.....      | (299) |
| 后记.....              | (302) |

## 《嫩姜集》读后（代序）

李何林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中国，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，同时也存在敌我矛盾；这都需要讽刺或揭露，需要杂文和其他一切艺术形式的作品：讽刺暴露文学和漫画等等；但作者首先要解决的是政治立场问题，至于作品的社会效果如何也要放在评价之内。

毛泽东同志四十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说过：“我们大声疾呼，而不要隐晦曲折，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，而是对于人民自己，那么，‘杂文时代’的鲁迅，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，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。”到一九五七年

他又说：“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，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，也有对同志的。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？我看也可以。当然要分清敌我，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。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，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。”

毛泽东同志以上这些话，近二三年来我们的所谓“暴露文艺”（小说、电影、戏剧、报告文学等）的少数作者似乎都忘记了，有重新提出来学习一下的必要，杂文的作者也不例外。

古今中外任何文艺的“社会效果”都是客观存在，无法否认，除非你不给任何人看或听。阶级社会的文艺更是如此。山水诗，花鸟画，虽无人间烟火味，但也免不了要给人以某种或好或坏的诗情画意的感染，引起情绪波动，发生了效果。这是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常识，近几年也被有些同志忘记了，甚至否认了；但凡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是否认不了的。杂文的写作，也要注意社会效果。

鲁迅说：“讽刺的生命是真实；不必是曾有的实事，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。”（《什么是

“讽刺”？》）又说：“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，大抵倒是写实。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‘讽刺’，非写实的讽刺，即使有这样的东西，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。”（《论讽刺》）问题在你“写”的是不是“实”？“曾有的实事”和“会有的实情”是否够典型？发表以后效果如何？

讽刺的效果如何，不只决定于杂文的思想性，而且决定于它的艺术性。杂文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论文，就因为它是“文艺性的论文”。它不同于一般的政论，也不同于一般的文艺作品；但是它又具有一般的评论性质，同时又有文艺作品的特点：形象性和典型性。评论的作者必须表白自己的见解，发议论，讲道理，明白宣布自己的立场、观点和态度，直接参加战斗，因而要求有逻辑的说服力，要求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才能有力地说服读者。文艺作品则根据逻辑思维形象地反映生活，作家是通过形象来表现自己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，来评价生活。因而要求文艺作品要有艺术的感染力，通过这种艺术感染力达到思想上的教育作用，产生社会效果。杂文，尤其是鲁迅的杂文就具有逻辑的说服力和形象的感染力

这两种特点，而且做到有机的统一，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。杂文作者要做到诗和政论的结合，做到杂文是诗人和战士一致的产物，象鲁迅的杂文那样。

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，用以上所说的鲁迅杂文的标准来要求《嫩姜集》的青年作者，是不现实的。我因工作范围关系，接触杂文的书刊比较少，老作家或中青年写杂文或专写杂文的似乎都不多？长篇小说、多幕剧、故事片等等鸿篇巨制，都是很需要的；鲁迅在《做“杂文”也不易》里说：“不错，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，‘杂文’有时确很象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，也照秽水，也看脓汁，有时研究淋菌，有时解剖苍蝇。从高超的学者看来，是渺小、污秽，甚而至于可恶的，但在劳作者自己，却也是一种‘严肃的工作’，和人生有关，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。”在中国，杂文确是“古已有之”的，但到鲁迅写下了他的大约八百篇杂文以后，无论在质或量上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。我们应当向鲁迅学习，继承他的传统，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落后反动现象，用杂文这个显微镜“照秽水”，“看脓汁”，“研究淋菌”，“解剖苍蝇”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物质

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得更好，使杂文也“日见其斑斓”。

《嫩姜集》的姜是嫩的，但它“味辛，微温”，可以治胃病、助消化、趋风邪；酱菜店里的姜芽确有这种功效，吃起来有些辛辣，吃了后胃里确实感到很舒服，气顺味开，食量增加，身体逐渐好起来了。《嫩姜集》不象“无花的蔷薇”那样全是刺（这也很有用），但它“任意而谈，无所顾忌，要催促新的产生，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，则竭力加以排击”（《我和〈语丝〉的始终》），作者是努力在做的。“为现在抗争，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，因为失掉了现在，也就没有了未来。”（《且介亭杂文·序言》）《嫩姜集》是为现在，同时也为了未来。

鲁迅在一九三四年五月致杨霁云的信里说：“自问数十年来，于自己保存之外，也时时想到中国，想到将来，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，却可以自白的。”话说得多么朴素而又符合他一生的实际呵！他也未料到这些给私人的信死后会发表，一点也没有夸耀自己。现在我们老年、中青年中固然有不少“于自己保存之外，也时时想到中国，想到将来，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”的人；但也

“有许多知识分子，……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，凡有被他遇见的，都用着生活的材料，一路吃过去，象白蚁一样，而遗留下来的，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，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，社会是要糟的。”（一九三五年四月致肖军肖红信）现在“这样的东西”还不仅知识分子中有。我们应该做怎样一种人呢？

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一日，七十八周岁。

## 勿让爱情之火烧焦了心

爱情，这是多么美好而诱人的字眼啊！许多青年常常喜欢把这种高尚、纯洁而又热烈、沸腾的感情比作火：“爱情的火苗在心里燃起”，“胸中燃烧着最炽热的爱情之火”……。

把爱情比喻成火，仔细想想，是很有道理的。它表明爱情的炽热与真挚。不过，似乎还有深意：火可以给人带来光明和温暖，也可以给人带来灾难与不幸；爱情，在火候适当的时候是鼓舞恋人奋发向上的力量，在温度过高的时候，却容易成为恋人前进的障碍。因此，对于恋人来说，爱情之火是可以而且应该燃烧的，但一定要把握好火候，要持之有度，切勿让爱情之火任意燃烧。英国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说得好：“‘爱’

和炭相同，烧起来，得设法叫它冷却。让它任意着，那它就要把一颗心烧焦。”

马克思是十分关心青年一代的恋爱、婚姻问题的，他反对青年男女使爱情狂热、放纵。当年，他的二女儿劳拉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拉法格谈恋爱的时候，马克思亲自写信给拉法格，对他的“过分亲密”的“求爱”方式提出了忠恳的批评，明确指出：“在我看来，真正的爱情是表现在恋人对他的偶像采取含蓄、谦恭甚至羞涩的态度，而绝不是表现在随意流露热情和过早的亲昵。”马克思希望拉法格把自己的狂热感情降低到英国风格的水平，不然劳拉是会把赶出门去的。为此，马克思语重心长地劝告这位还没毕业的大学生：“您应该在考虑结婚以前成为一个成熟的人”，这样才能真正掌握自己，正确对待爱情，有利于自己，有利于革命。革命导师的话，不是同样值得我们今天的青年同志深思吗？

人的一生除了爱情之外，还有更可宝贵的东西，那就是理想、志向和事业。鲁迅先生曾经劝导青年人不要“只为了爱——盲目的爱——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。”他的小说《伤逝》，描写了一对青年的爱情生活。小说中的涓